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 火焰山的脈搏

克賽江·肉孜

吐魯番的日頭，是懸在頭頂一盆燒得正旺的炭火。它潑灑下來的光，砸在火焰山赤紅的褶皺上，濺起一片白茫茫的地氣，蒸騰著，模糊了遠處村莊的輪廓。這便是我的故土，被人稱之為「火洲」的吐魯番。

葡萄籐是此地真正的智者，它們虯曲的筋骨緊緊抓住滾燙的沙土，將根須深深探入大地的胸膛，啜飲著坎兒井幽涼的甘露。我時常蹲在籐蔓的濃蔭下，看陽光被篩成碎金，斑駁地灑在沙地上。那光點跳躍著，彷彿大地沉默的脈搏。祖父粗糙如礫石的手掌撫過纏繞性垂珠，他渾濁眼底映出籐影，低語如坎兒井水流過暗渠：「籐

蔓扎得深，才擔得起這日頭的份量。」言語沉甸甸，如同他脚下沉默的土地，那重量並非只來自豐碩的葡萄串，更源自一種被沙土反覆炙烤出的、近乎本能的韌性。

坎兒井，這大地深處隱秘的脈絡，是吐魯番胸膛裡冰涼的血流。井口石沿被歲月和無數汲水的繩索磨得凹陷光滑，幽暗的水面靜默如鏡，倒映著井口上方一小塊被切割的藍天。俯身汲水時，沁骨的涼意便順著陶罐、沿著手臂的筋脈向上攀爬，彷彿整個地底的清涼都匯聚於此。偶爾有水滴濺落，清脆的聲響在井壁間輕輕碰撞，盪開，如同大地在胸腔裡發出一聲微弱的歎息。井旁老農洗手，清涼水流漫

過他掌上溝壑縱橫的皺紋，他臉上漾開一種近乎虔誠的寧靜，彷彿掬起的不是水，是大地深藏的魂魄；那魂魄是幽涼，是忍耐，是在火獄深處守護的一脈清心。

風是吐魯番的常客，裹挾著細碎的沙粒，日夜不息地在村莊與戈壁間遊蕩。沙粒擊打著土牆，發出「沙沙」的聲響，如同時間的手指在緩緩摩挲。風沙起時，天地間便瀰漫著一種微黃的混沌，遠處的山巒、近處的葡萄架都隱去了稜角。它掠過村莊，捲起晾房土牆上剝落的塵埃，那塵埃裹著葡萄風乾時的微甜氣息，無聲地落在每一戶人家的窗檻上。這風沙，像無情的磨刀石，年復一年，不僅磨礪著村莊土

石的輪廓，也磨硬了生活于此的人們的筋骨。

村莊邊緣，巨大的晾房如沉默的堡壘矗立。土坯牆體厚實，佈滿蜂窩般的通風孔。走進去，是另一種奇異的時光：無數飽滿的葡萄懸掛在木椽上，在幽暗與穿堂風的合力裡，它們正緩緩地、心甘情願地將豐盈的汁液交付給無形的氣流，將自己凝聚成濃縮的、結晶般的甜。這是一場無聲的蛻變，如同火焰對果實最溫柔的淬煉。

我在這片被日光漂白又被風沙打磨的土地上生長，如同葡萄籐緊抓滾燙的沙土，如同坎兒井水在暗渠中耐心奔流。火洲的烙印已深刻入我的年輪，它的酷烈與它的溫柔，它的貧瘠與它深藏的甘泉，都成了我血脈裡循環的歌謡。這歌謡低沉如坎兒井水在暗處的低吟，它告訴我：生命之根，唯有深扎於滾燙的現實，才能汲取那穿越地層而來的、永恆的清涼慰藉。

在火洲腹地，我的生命也在被這方水土鍛造、凝聚、沉澱，終將化為滋養下一程生長的堅韌根基。

予更多人心靈上的慰藉。書法家以墨跡賦形，作家則以文字賦情。作家高低的文字，總有一種令人折服的魔力，看似平實，卻字字熨帖，讀來如飲清泉，心神俱爽。他筆下那《一霎夏雨》中瞬息與豐盈的感悟，恰似崔寒柏宣紙上「古」字氤氳的墨氣，皆通過動態控制傳遞生命氣質：高低的雨聲以通感凝固瞬間，崔氏的墨色以虛實定格呼吸。

我們來看看高低如何寫天氣和植物。譬如他的散文《一霎夏雨》，開篇便這樣寫道：「下大雨的急，去的也快，現時天邊滾過幾聲悶雷，像是老農的咳嗽，不甚響亮，足以驚動了樹上的知了。」寥寥數語，卻彷彿讓人聽見了雷聲的悶響，看見雨前的燥熱，甚至嗅到泥土被雨水打濕的氣息。字裡行間，雨意淋漓，讀來「真舒眼」。他以「老農咳嗽」喻雷聲，是通感與白描的融合，用市井意象消解了雨的宏大，落地為生活的豐盈。他寫夏雨的來去，寫幼時與祖父的對話，寫巷口茶館的閒談瑣事，筆調從容，卻在不經意間落下一句：「人生在世，亦如夏雨，短暫卻自有其豐盈。」短短一句，便讓整篇文章神韞凝聚。

再比如《半窗微雨》，他寫「雨是雲的信」，寫雨天的細微變化，寫人們總愛追逐熱鬧，卻忘了最熨帖的風景，往往藏在「雨絲織就的簾幕裡」。

這樣的文字，看似漫不經心，實則是反覆琢磨後的「刪繁就簡」。正如畫家蔡皋所言，好的散文是「苦心經營的隨便」，它不是真的隨便，而是把功夫藏得極深，讓句子自然流淌，彷彿生活本身在說話。

疏的常綠闊葉林及溝谷雨林，偶見于林緣灌叢或草坡，以植物嫩葉、嫩芽、漿果、種子及昆蟲為食。

綠無垠，愛無邊，城廂小學的孩子以「知愛」之心，將白鵲放歸山林。

此後，自然教育課堂上，老師指著圖片說：「同學們，這鳥叫白鵲，屬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。它們在蓮花縣的山林間穿梭，也曾在我們學校短暫停留……」孩子們聽得入神，眼睛裡閃爍嚮往。他們由此明白，保護自然，就是守護自己的家園。

玉壺山下，蓮江水畔，這方寸之間的綠色革命，恰是江西生態長卷的微縮鏡像。

城廂小學不只是知識的殿堂，更是生態啟蒙的搖籃。這裡有「知愛」教育的溫度和關愛自然的廣度，正以綠色實踐，描繪著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畫卷。從廬山雲霧間的自然觀察課，到贛南臘橙園裡的綠色果園基地，贛鄱大地的綠色教育為弦，撥彈出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協奏曲。

離開蓮花時，暮色漸濃，童聲合唱《綠水青山謠》乘著晚風飄向蓮江，玉壺山的月亮便化作一枚銀色的生態徽章，別在蓮江這條白亮的綬帶之上，灑下怡人的清輝。

玉壺山的綠啊，是時光溫柔的饋贈，更是大地動人的詩行。山下的城廂小學，將這份綠意化作「愛的教育」，每個孩子都成為自然的守護者。在這裡，山是綠的，水是綠的，童心也是綠的——那是希望的色彩，未來的模樣。

神裡卻透著一股倔強，臉上帶著點喜色，想必今天收穫不錯。菜場門口不遠，幾個城管隊員正和幾個菜農說著話。菜農一臉的不情願，聲音也高起來；城管隊員倒是和氣地解釋著。既要管好秩序，又得體諒人家的不易，這中間的難處，大概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。賣水果的小販裡，小劉和大陳是我比較熟悉的。小劉剛入行時，有次不小心進錯了一批貨，虧了不少錢。那幾天他愁眉苦臉地守在攤前，唉聲歎氣。大陳以前在別處做事，失了業才來賣水果，之前還因為爭顧客和小劉鬧過彆扭。可這回，他沒計較以前的事，主動告訴小劉哪裡進貨好，怎麼保鮮。小劉的生意漸漸又有了起色，兩人反倒成了好哥們。

一個週末早晨，我和往常一樣走進菜場。那天人特別多，一對年輕情侶的對話飄進耳朵。男的說：「買只老母雞吧，你病剛好，得補補。」女的搖搖頭：「不用，買點新鮮蔬菜就行，這個月房貸還得一萬多呢。」還有一對老夫妻，手牽著手走進來。大媽細細挑選著菜，大爺在旁邊輕聲給著建議。挑好了，大爺拿出手機，熟練地掃碼付了錢。兩人攜手走過大半輩子的那份默契，在這平常的買菜場景裡，顯得格外溫暖。這個小小的菜市場，每天就這樣上演著最尋常的日子。地方不大，卻像一面鏡子，映照著形形色色的人和他們的生活。只要停下來看看，就能在這方寸之地，發現許多瑣碎卻動人的細節，體會到生活本來的樣子。

## 煙火菜市 百味人生

胡孝清

離我住的小區不遠，有個小小的菜市場。每天晨練結束，我總習慣進去轉一轉。各色蔬菜瓜果堆滿攤位，小販們的吆喝聲此起彼伏，顧客們進進出出，讓這個尋常地方，熱鬧得像個微縮的世界。生活的滋味、人情的溫度，都藏在這熙攘的煙火氣裡。

小販們最是辛苦。天還沒亮透，他們就已經到了。手腳麻利地擺好攤位，大的蔬菜碼在前頭，小的藏在後邊，時不時用濕布擦一擦，讓那些瓜果更顯水靈。遇上顧客討價還價，臉上總是堆著笑：「大媽，這真是本錢價了，再低我就得貼錢啦。」有時遇到特別能還價的，嘴裡說著為難，手上卻還是利落地抹掉了零頭。

顧客也是形形色色。鄰居錢大媽逛菜場風雨無阻，挎著個籃子，每個攤位前都要停下來，用她那銳利的眼睛細細打量，手指靈巧地翻揀，嘴裡還不住地念叨著新鮮和價錢。碰上我，她常會說：「一大家子人吃的，可馬虎不得。」旁邊一位年輕媽媽就完全不同，動作快得像一陣風，嘴裡還不住地念叨：「早飯還沒吃呢，再晚點上班又要遲到了。」有一回，我看見常在小區拾荒的趙大爺，蹲在菜場角落，默默收拾別人挑掉後丟棄的菜葉。他佝僂著背，眼